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九

宋 王伯大 重編

書序

與鄭相公書 鄭餘慶時鎮興元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因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

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永久音霜樊曰是歲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贍給其家郊無子妻鄭氏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

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静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先鎮襄陽後鎮荆南不知此書的在何時也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

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倘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必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篋或作匱方云無闕字）

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時觀察鄂岳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或作窟巢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方云此用莊子語杭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枹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方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

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軍中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激故每戰皆捷以壯士氣斬所乘馬樊曰公綽所乘馬蹋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毒必殺之補註柳氏敘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証之云乃鄂岳時事以祭踶死之士踶夫計切又徒兮切一作蹄漢武帝詔馬奔踶而致千里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方無而字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命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方無下之字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蚑蚋蟻蟲之聚感兇竪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將六切促也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

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凛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

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

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方從閣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

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

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

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

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間或作閑○今按此謂楊書記書因田之間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

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

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

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方云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方無伏字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方云非兒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無可告語

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疏外自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趣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洪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

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事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夫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況京尹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

謂公戲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葢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

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

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惟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容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刺歙州詩并序方云陸傪也洪云一本自此下為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

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始作或謂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虞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虞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

騷者不應如此葢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弔屈首章為例若欲以橘頌為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歛此大惠兮施於一州今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其去兮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於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

已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鳥下方從閣本有獸字非是敓古奪字或作奪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

方從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說見下條

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辭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弗方作不而無能字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

有於楚二字方云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音絞又古文切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

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二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以從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異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於是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為詞又從閣杭本刪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辭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

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方無善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方從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

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懌然者方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方與或本皆誤也以解方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註仲輿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終監察御史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要下或有也字間或作聞下有矜乎

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諸本無喜字方從閣杭蜀苑得之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世下或有出字出下或有羣字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

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賦方作歛以上下文考之非是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方無下其字以上句考之非是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以獨急或無以字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方無之字

非是今疑其字當作某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方作從以上文考之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方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敲氣上烝也方從閣苑作敲云敲橫擿也謂鉅海敲蕩其南也○今按敲敲徼扣也字書訓以

横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為發動蓋耳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横擿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敲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

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

氣方從閣蜀本作俗〇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古方作在非是

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

疫或作疾方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方作如字〇今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氣俗既變生物益蕃之意者云固如其初則却是未曾變矣方本非是

是

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復出之字方從閣杭蜀苑得之若或作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方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

序 貽上或有其宗二字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尤方從閣作光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官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葢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

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方無屬字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饈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褎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方從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儒一或作一儒以或作而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孫曰賡續也樊曰文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宣父操如將歸猗蘭龜山也優游夷

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若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皥下第序

皥或作皞方云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皞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

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或無故字 或無之字）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方從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雖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踈與遠不敢去也（方無上敢字）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衆下或皆有人字）於是乎有違心之行

有怫志之言有内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方云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方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方從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所嚮者亦因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小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

人之過也葢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親其下或有所字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兄方無之字于下方從杭苑有鎮字公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

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方從閣杭蜀本得之）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既至矣方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未下或有至字）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

不得朝夕見顧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覲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獲下或有其字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孫曰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是習顧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方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

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謂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唐人跋序後云云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云云樊曰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録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方云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說見下條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無理故今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

施于諸本于作於方從石本

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閣苑作

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從足見所謂石本者與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䞘趄口將言而囁嚅䞘取私切趄音徂囁之舌切又而舌切嚅女居切又音如䞘趄行不進貌

囁嚅不敢出口也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方從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樊本作弗差辟樊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方從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從石本云洪氏以為作湘者石本磨滅或以閣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直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据

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葢未必韓公真本也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澀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湘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

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藂後作畯時作旹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大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

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

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

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

將榮其鄉也能無說乎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九

別本韓文考異卷二十

宋 王伯大 重編

序

送董邵南序 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况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方從閣本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辭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方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

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不為者將在于此乎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兵曹二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嵗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嵗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

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

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盍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方以閣杭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與或作於禮上方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游乎儒名方作名儒非是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方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謌方作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請或所敘所下或無得字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方無之字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行上或有所以字江河方作河江瀆告之方無瀆之二字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穀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方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方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

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方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告人或作告之是乎言請或作詩非是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遊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馬字羣與

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方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盡方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兹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

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勸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從閣杭録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目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賢方作人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

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與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二代孫食采於韓韓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於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生博士或作生與博士）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不上或有志字）堅

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方云此謂陽城）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方云此謂楊憑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為頴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史或作使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或無之字或無高字獨衡下方有山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駃音決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上於元切又音宛下市衍切又音善祝曰選虬竜騰驤以蜿蟺蜿蜒也蟺蚯蚓也又屈曲貌扶輿相如曰扶輿倚靡郭璞注淮南所謂曾折靡地扶輿猗委也磅礴而鬱積磅音旁礴

音薄祝曰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佺期西嶽詩磅礴壓洪源孫曰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貌○州下方有之字窮下無臧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鬱上或無而字方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其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樊曰柳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徒授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邪子厚之序

與公此作其意一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曰王績字无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

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後字或為方作不為感發方無發字若顔氏子或無子字操瓢與簞曾參歌聲孫曰莊子云曾子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麯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何下或有事字為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

廢（廷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方無又字）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方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琯字）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

目識之矣識音志矣方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彊而方作彊有非是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茍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葢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無以字）茍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頴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薫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

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方本亦然○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讐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疑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真本邪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志上或有其字方從閣本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塤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方無為字大而下方有其字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方有莊字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

畜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子弓之事業不傳雖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卿下或無之字名字或作姓名耳方云子弓史記作子也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書上或有師字非是吾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余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茍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

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雖疾或作疾遲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垍非也）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方云卒

（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之音或作之語非是）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至若方作若至氣滿志得方作氣得志滿）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方無僕射裴三字）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方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志存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

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鬼神方作神鬼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在或作從有非是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元和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

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累或作押）及郊司徒公（劉濟也）紅帓首鞾（許戈切亦作靴）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帕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而連讀下文左字為句謝本又技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又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劒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韔丑亮切韔或作在方從閣杭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韔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之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矢插房（方云左傳抽夫納房

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方從杭閣本道作賓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從閣杭苑粹無之〇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方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〇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平方作乎〇今

按若作乎字而為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方無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

別本韓文考異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二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卷二十一

宋　王伯大　重編

序

送區册序

方云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

往有之江上或有水有字廡或作其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方云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語方作說不下有相字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音歐區治子之後後漢末有長沙區景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方無矣字觀或作冠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丘恭切行聲然而喜矣況

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方無斯字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間或作聞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為一倒故諸本皆有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從此本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吉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高方作南下同隱方作有道今按有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方下或有諸侯字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白或作自非恨無一尺棰為國笞羌夷棰方作箠詣闕三上書臣非黄

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菸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方从閣杭作期非是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漪〇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以水只是語句辭如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

猶為人犄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連漪淪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謂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却當改為漪矣

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嚌在詣切胾側吏切補注嚌嘗也胾大臠也禮左殽右胾者也從或作從非是往時張旭善草書樊曰旭蘇州吳郡人新史張顛傳嗜酒每太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不治他伎時或作者善方作喜非是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

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或無猶字非是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情方作精而下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方從杭歐謝本作繆云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韄者不可繆而捉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頹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

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二所下方從杭本皆有於字非是敗方作散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方從閣作善○今按善幻説已見第四卷酬崔少府詩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臝郭注云内足者神數而意定又云士彦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體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説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方從閣杭無萬字○今按如此則與下文不相應又杭本無於字皆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顏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侑持或作襆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直入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并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應達反樊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類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

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人下或有矣字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踈方云漢書作疏○今按疏正字踈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張或作帳方云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或無一旦二字）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邪（及方從閣杭本作古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字或作駟）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以與通用之例前已屢見此為最明白者）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方從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惜下方從閣杭本無之字曰或作署或無白字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

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二語方從閣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匵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怪或作奇）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縣或作郡方云非也造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來固若常人耳（之來下或有覲字）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

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和方從閣杭蜀苑作聲云晉范啟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為金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為尚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〇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閱或作閲愈嘗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方云礎之父仁鈞也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府或作父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日或作山方云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亦留此方無

留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是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君下或有巢字外下方無則字子下方無相字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成或作盛李上或有若字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顔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方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方從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之誤用者如此方本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它書所引考之却當作在也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養下或有為自己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或作之序

送石處士序

孫曰洪字濬州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陽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或有赴洛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方無而字或並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卜或作兆]大夫曰

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其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作為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收蜀本作牧歸方從閣杭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本作歸而讀作匱謂漕運也所出方從閣杭本作生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朋友方從閣杭本作其朋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

冊問道所由（或無則字事或作李）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別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真閣作其非是方從閣杭本無為先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酌而祝曰使大夫無恒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或無敬字諂或作諍皆非是方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方從閣本作固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作祇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多下或有於字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

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苟無下或有留字雖下方從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兾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恃或作懷市或作賈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

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方無朝字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方從閣杭蜀本無內外二字或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愈

縻於玆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或無自字方從閣杭本無之字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願於盡取也方從杭蜀本無至字其或作具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字復常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方從

閣杭本無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又屬弓矢帕莫白切詳見元和聖德詩考異注首袴韡許茄切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一下或更有字至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

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音凡）風一日踔（勑角切又勑敎切踸踔疾行皃也）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颿或作飄）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上徒上切下音唐搪揬也）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黨仇或作仇黨或無將字爬梳或作把疎）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音替又音雉）而禽獮之（息淺切殺也秋田曰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

真臘于陀利之屬 䑯音耽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來東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絶逺卒不可至但得東州數千人還孫曰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此去京師二萬七百里 東南際天地以萬數 州或作洲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 音白 交海中 胡或作夷 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嘗或作常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方云此左氏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今按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葢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

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〇今按漢書王遵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方無轉字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為下方無之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私其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有○今按此皆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在其字上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

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今方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

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方從閣杭本定）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

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邉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涵宰相餘慶之子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 上下方無曰字 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 名下或有上字又或有而字 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

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方有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熏而炙之矣方無後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

如耳方無耳字或作爾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下字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司下或有下字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

詩下或有曰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

閣孫曰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祕書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方作何鳥哢音弄郭璞云鳥吟止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羡去去翔寥廓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孫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自考功郎中貶開州刺史盛山郡名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

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慼慼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躍躍方從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

章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不下或有得字謂哉上或有之字藝下方無之字探杭作深子下方無之字皆非是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

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或無方字歌詠或作詠歌朐䏰方云說文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為名朐從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蠢唐韻音蠢閏劉禹錫音屈忍漢書朐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朐䏰故址也樊曰前漢志作朐䏰巴東郡縣名也方云地理志開州盛山郡義寧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方云樊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方從杭

本作時年云謂此時之年也韋以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一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通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祕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方從閣杭本并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稹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謂嚴謨時為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朗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

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山下方有之字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無此篇方云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為正〇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作劉或無夜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方云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尉佗魋結顏曰讀為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〇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為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据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刪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方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

年九十餘矣方本年上有其字無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解張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張無說字即方作既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俟方無下字道士啞然烏格切笑聲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聳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袖方從杭蜀本作抽倚或作旁或無坐字解或作能後同子能上方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上求苑切退縮皃張衡曰芝房菌蠢生其隈豕腹

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不似張本作似非又疑當一作似不

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

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

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二子張作一人喜下方無思字度下或無欲字欲書張作

而書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

詩字張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方作益

切奇出非是或疑其當作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

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頴脫含譏諷夜盡

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侯劉下方無侯字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一子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盃忌至識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盃二子二字不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蓋而一本併無盡盃蓋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侯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盃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字或作服

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奮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方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字張本作之屬上句方無下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此皆或作子皆就下方無子字作下或有之字耳方作以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

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張無皆字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請問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當割切悲慘也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音彤鼓聲二子亦困遂坐睡喘上張本有少字方無遂坐睡三字及覺日已上驚顧覔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

覔無有也童張本作僮奴曰上張有童字張無到門字覔下有之字二子驚惋烏貫切驚歎也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

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

驚師服在冷足自安方從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多類此遭

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

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晥晥華綰切潮本作皖莊子晥晥然有經徽之中亦作究究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二子譏道士之詞恐實非彌明語或訝短尾銚徒弔切又似無足鐺初耕切燒器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灺徐也切燭燼也無計離瓶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

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示方作爾不過升合盛師服○過方作合合或作斗盛或作成傍似廢轂仰傍方作仍側見折軸横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兹翻溢愆以兹或作忽羅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本此下無喜字回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方云撜徒庚切博雅曰探也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舉也平上聲通洪本一作

根

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彌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益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識誚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皃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詞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皃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知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据也

別本韓文考異卷二十一